

HUANG WEN XI JU ZUO XUAN

黄
文
锡

剧
作
选

中国戏剧出版社

臨

川

風

韻

郭澤城題



文章满案才未尽

——《黄文锡剧作选》序言

朱受群

黄文锡今年 60 岁了。按照寿酒“做九不做十”的传统习俗，他是要免摆庆寿酒宴的。然而，黄文锡的剧作选集正在今年付梓出版，好事成双，这可说是他“花甲之敬”的最好庆贺和寿礼了。

江西有两大地方剧种，除遍布全省的采茶戏外，就是名扬遐迩的古老赣剧。50 年代初，弋阳腔嫡派饶河、广信两派艺人被选调江西省会南昌，组成江西省赣剧团，使赣剧显名于百花盛开的艺苑中。黄文锡爱好文学，钟情赣剧。老戏剧家石凌鹤慧眼惜才，将 20 岁的他调进江西省赣剧团当编剧。从此，他掉进“戏窝”，风雨不动，坚持不懈，一干 40 年，执着地为古老赣剧的绵延、发展尽心效力。不论是赣剧的辉煌时期，还是赣剧的低谷年月，不论是他自己处于嫩稚阶段，还是站在阵地前沿的日子，不论是有闲言碎语时，还是冠有省劳模、名编剧时，他都心境平静地孜孜不倦地为赣剧的发展勤奋笔耕。他既创作了 30 多个剧本，又出版一部戏剧学术专著、两部戏剧小说和发表了几十篇戏剧论文，倾心于把剧本创作与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着意走作家“学者化”道路。有人说，黄文锡是“赣剧的一大宝贝”。的确，他在古老赣剧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洒下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的汗水，结出了甜美的果实。黄文锡的剧作选集，只算是他晶莹汗珠中的一滴，硕果中的一份吧。

赣剧渊源于五百年前的明代弋阳腔。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弋阳腔始终保持着抗衡的深厚势力，不仅没有衰落，而且继续发展，延续不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扎根民众，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从民间不断汲取营养，让观众能懂、爱看、易接受。对于这一优良传统，黄文锡视若珍宝。他主张作品要雅，但决不是堆砌词藻，掉书袋，以观众不懂而为“荣”，而是要体现民间文学本色的雅，以满足层次更广泛的观众的需求。改编的大型赣剧《荆钗记》，既完全符合原著的精神，又完全不同于昆曲，整个意、趣、神、色不是文人的“雅”，而是“民间文学”式的，使现代观众乐于欣赏复活于当今舞台的古典名著。同时，黄文锡还经常尝试创作“俗戏剧”，让古老赣剧深入民众中去。《崽呀崽》是取材计划生育的大型现代赣剧。他从现实生活出发，运用民间的生动故事和语言，采取尖锐泼辣的笔调，大胆地揭示“天下第一难事”的矛盾，深得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一年演出超百场，有的外省剧团移植演出也很快超百场。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着眼观众，走“雅俗共赏”的路，这是黄文锡赣剧创作中值得进一步探索、总结的经验。

黄文锡出生于“戏曲之乡”的江西省玉山县的“戏迷之家”，从小受到父母有戏必看的熏陶。他自己进过县文工团，转过越剧团，又到了赣剧团；演过主角，跑过龙套，学过老生，对戏剧的规律、套数十分熟练。他当赣剧团编剧后，仍然喜欢“泡”舞台，和演员们“滚”在一起，“躬践排场”。缘于此，他对剧团演员的功底、特长、水平，了如指掌，因而能够有针对性地为演员写作剧本。《送饭斩娥》、《夜梦冠带》、《挑金冠》等一批折子戏，都是他根据青年

演员的具体条件精心创编的佳作。可以说他的创编劳动注入了“人才设计”的心血，在赣剧新秀涂玲慧等的成长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人梯”作用。不仅如此，他还坚持把戏作为是演给人们看的，不是一种装饰品，因而剧本不单单是案头之书，更重要的是台上之曲，发表的园地主要应该在舞台。赣剧传奇清唱《还魂曲》，运用“乐章”结构形式，对汤显祖的名著《牡丹亭》进行大胆浓缩，使古老的赣剧艺术在舞台上焕然一新，展现更加感人的魅力。这种将创作与演员和舞台实践相结合的创作思想，无疑对剧团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正站在世纪之交，期待着一个崭新的历史的早晨。“七十不为稀，八十不算老，六十正年轻。”我相信黄文锡将以矫健的步伐迎接那云霞璀璨的黎明，创作更多的精品力作，装点古老赣剧的舞台。文章满案才未尽，但愿仁君多采撷。

1997.3 于苦乐轩

目 录

文章满案才未尽

——《黄文锡剧作选》序言…………… 朱受群(1)

已录

梨园恨…………… (1)

已录

嘘呀崽…………… (64)

已录

唐伯虎下南昌…………… (112)

已录

送饭斩娥…………… (179)

已录

夜梦冠带…………… (191)

已录

挑金冠…………… (206)

已录

字究护园…………… (221)

已录

紫钗记…………… (232)

荆钗记…………… (290)

还魂后记…………… (334)

附 录

别开才子新生面…………… 聿 人(384)

——读《唐伯虎下南昌》

赋予古典名剧新的艺术生命

…………… 郭汉城(389)

改编《荆钗记》的思考…………… 黄文锡(393)

 题 记…………… 黄文锡(399)

梨园恨

- 人 物 筱桂英——庆春班太旦
罗天豹——庆春班花脸
美 华——桂英女
长乐师——庆春班须生
细毛崽——庆春班小丑
上饶佬——桂英爹，戏师傅
娜娼崽——庆春班二旦
邹、敏——教师
张仁礼——前清县官，后为靖卫团总
辛洪年——县长
冬瓜婆——仁礼妻
来 兴——张府帐房，后为靖卫团参谋
徐老板——庆春班老板，后为靖卫团密探
扁食汤、满壶簪、戏班伙计、家丁、丫环、红军战士、上手师傅、管衣妈

第一场 拒 婚

〔幕启。

〔月夜。牛角岭下，破败的观音阁前殿，正在走《龙凤剑》里《坠楼》一折戏……

上饶佬 来，我们再把戏文走一遍！（念锣鼓）剥笃笃，锵，来台锵！……

罗天豹 （演纣王）贾夫人，孤王亲奉一盏，请！

筱桂英 （演贾氏）呀碎！（拂盏）

罗天豹 呵呵，跌碎了玉盏！

筱桂英 万岁！

（白）我夫乃是元勋将，

你作此事，怎对忠良？

罗天豹 （白）今宵若得同罗帐，

管叫你富贵绵长！

娜嬛崽 （演姐姬）姐姐，劝你从了就好。

筱桂英 不从怎样？

娜嬛崽 龙颜怒发不可当，顷刻叫你一命亡！

筱桂英 姐姬，妖狐！

罗天豹 你！

筱桂英 纣王，你这昏君！

（唱）骂一声无道昏王，

酒色迷心乱朝纲。

宠信奸妃诛良相，

君戏臣妻罪昭彰。

(夹白) 奸妃呀——

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无端害我怎的，诬我何来？

贱人呀，败江山是你孤群奸党，拼一死坠楼亡！

(跳，跌地)

娜嬛崽 万岁，贾夫人坠楼身亡！

罗天豹 哦？(看)啊？桂英！(对佬)她……

上饶佬 (扶英) 桂英，你怎样了？

娜嬛崽 看她眼睛抠下，是不是饿的？

上饶佬 娜嬛崽，今天你同她讨来几碗米汤？

娜嬛崽 各讨一碗。

罗天豹 啊？她把米汤端把我，说自己吃饱了，那是骗我的？

上饶佬 你舍不得吃，又端把我吃了！(拿过空碗，伤心)你们都骗了我！

娜嬛崽 原来桂英姐整整一天，粒米未曾沾口？

上饶佬 可怜的孩子！(搂女泣)

筱桂英 (渐苏) 水……

罗天豹 哦。(急端碗在桶中舀水饮之)

筱桂英 (睁眼，强笑) 我不是好好的吗？来，再走一遍戏文吧！
(挣起)

罗天豹 你歇歇吧，地方上还不一定接班子呢。

上饶佬 (自语地) 是呀，过把来到牛角岭，不料前清的县太爷张仁礼，革职回乡，又做了地头蛇，他不答应，地方上谁敢接班子？徐老板求情去了，但愿天无绝人之路！

罗天豹 (忿忿地) 咳，戏饭戏饭，真是气饭！

[徐老板内白：“好了好了，哈！……”自外上，打着

酒呢。

众 徐老板，向张大爷求情，有结果了？

娜姐崽 我们可以演戏了吗？

徐老板 可以了！

（唱）张大爷，菩萨心肠，

恩准明日把戏唱。

待到锣鼓一响，

白米斗量，再不必愁饥肠。

上饶佬 谢天谢地，这就好了！

徐老板 好事还在后头哩！

（唱）派名份，走马换将，

娜姐崽，从此顶替驮梁。

娜姐崽 哎，我只配唱二旦，驮梁是桂英的呀！

徐老板 她嘛，从此不吃戏饭啰！——上饶佬！

（唱）你女儿，色艺无双，

隔窗户吹喇叭，名声外扬。

张大爷有心把脸赏，

收桂英，作偏房！

筱桂英 哦——！

（合唱）横祸从天降，

雪上又加霜！

上饶佬 （气颤）不成！这亲事，我不答应！

筱桂英 爹！孩儿不去，孩儿不去呀！（哭）

上饶佬 桂英！（抱女，哭）

罗天豹 （逼向徐）徐老板，我来问你，他孤父独女，这多年可是帮你唱戏卖命？

徐老板 呃，是呀！

罗天豹 如今，你江湖义气半点不讲，竟要出卖他了？徐老板。

徐老板 喂。

罗天豹 （突一把揪其衣领）徐癩痢！

徐老板 （怯）有！

罗天豹 我把你这里通外国的奸臣！（举拳）

徐老板 喂喂，不要点穴，不要点穴呀！

〔长乐师，细毛崽自后殿出，已听片刻。〕

长乐师 天豹，住手！

〔豹住手。〕

筱桂英 师伯师叔，救救侄女呀！（一跪）

〔音乐。长乐、细毛崽悲忿抚英。〕

徐老板 救？张家就要下聘了！（溜进后殿）

罗天豹 呸！如今是国民政府的天下，由不得他张家胡作非为，我告他去！（冲出）

细毛崽 慢！打官司终非上策。长乐师，你平日《水浒》《三国》读得烂熟，谁不服你这智多星！快想条救急之计吧！

长乐师 这个……刘备招亲，弄假成真！孙权再要下手，也就晚了！

细毛崽 你是说，让上饶佬抢先招郎？

长乐师 那张家再要逼婚，就是霸占人妻，官司打到广信府，他也输理！

娜姐崽 （拍手）哎呀，好主意！你们看，桂英姐头上这朵红花，不是早有人相送了吗？（抢下英鬓上一朵红花）

筱桂英 （又愁又急，夺花）喂，你乱说什么！

娜姐崽 咳，谁不知道他就是送花郎！（将英往豹前一推）
〔音乐。英、豹各羞避。长乐、细毛对笑。佬会心颌首。
崽拍手喜进后殿。

罗天豹 （背唱）师叔有意……

筱桂英 （背唱）爹有心；
哥有缘份……

罗天豹 （背唱）妹有情！

天豹自幼双亲故，
上饶佬 （背唱）老汉将他拉扯成人。

他俩个深情胜骨肉，

众 （合唱）他三人相依为命，江湖飘零。

筱桂英 （背唱）我爱他铁骨铮铮耿直性，

罗天豹 （背唱）我爱她温良贤慧心地纯。

筱桂英 （背唱）终身暗自早心委，

罗天豹 （背唱）心事今日幸挑明。

上饶佬 （对细毛轻唱）莫问老汉肯不肯，

只须摸透儿女心！

细毛崽 好，我这个媒人当定了！——桂英，肯不肯，一句话！

筱桂英 （低头）这……

细毛崽 怕羞？那就学一个《拾玉镯》里的孙玉姣，摇头不算
点头算——你是摇头哇，还是点头？

筱桂英 （着急，暗拉细毛，似在摇头）……

细毛崽 啊？

〔英急点头，羞，奔进后殿。

细毛崽 这还差不多！（对豹）你咪？这出刘备招亲唱不唱啊？

罗天豹 （憨笑，摸头）嘿嘿！

细毛崽 噢，牛高马大的男子汉，临上轿怎么扭扭捏捏的呀？不愿就撒开！

罗天豹 （急拉他）暖暖，刘备……就刘备啦！（奔进后殿）
〔崽引上手师傅、管衣妈上仁听。

长乐师 好哇，迟办不如早办，早办不如当晚！

上饶佬 只是兄弟太穷，连一对蜡烛都没有啊！

细毛崽 唉呀，你讲究那样多？

（唱夹念）观音阁，权作画堂。

隔顶帐，就是洞房；

月光光，好当花烛，

拜天地，撮土为香；

吹打场面不用请，

喜服盖头衣箱里藏；

驸马戏装新郎戴，

凤冠霞帔扮新娘！

上手师傅！

上 手 暖！

细毛崽 （唱）你且把唢呐吹得呜啦啦响！

管衣妈，快替新娘巧梳妆！

管衣妈 嗨！

细毛崽 （唱）苦中作乐君莫笑，

喝彩撒帐我承当！

〔场面吹打。崽与艺徒甲作宾相，各扶穿戏服的英、豹上，为之牵红绳。

细毛崽 （唱彩）福喜！

月亮光光照画堂，

笙歌高奏《贺新郎》；

刘备招亲国太喜，

孙权怨煞孙尚香！——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新人交拜，送入洞房！

〔宾相送英、豹下。〕

〔紧接来兴率家丁送花红礼酒上。〕

来 兴 张家花红礼酒到！

长乐师 哎呀，桂英完婚，惊动大爷送来厚礼！

细毛崽 多谢多谢！礼酒收下，大家痛饮！

家丁甲 喂喂，这是张家的聘礼！

来 兴 （踢甲一脚）晚了！回报！

长乐等 吃酒，吃酒！哈……！

〔切光。〕

第二场 闹 台

〔中幕前。满壶香肩搭毛巾，提壶上。〕

满壶香 （唸）手提铜壶走天下，

卖的宁红、婺绿茶。——哈！……

列位，前清时候不自由，戏班子唱唱戏文，也说是唱反戏，把教戏师傅上饶佬关了班房。多谢孙中山一声大炮，把皇帝打下金銮殿，戏班又过把到牛角岭做戏；我这卖茶的嘛，也去赶生意。（欲下又返）喂，说起这庆春班，那是个好班子，驮梁旦筱桂英，唱功做功呱呱叫，人都说两天不看筱桂英，急得发神经！不信随我看分明！（欲下）

〔扁食汤挑扁食担，敲竹板，喊：“卖扁食哟！”碰上。

满壶香 老弟，不到戏台底赶生意，打转身做什么味！

扁食汤 戏做不成了，张大爷要讨筱桂英做偏房！

满壶香 哎，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筱桂英已同罗天豹完婚，张大爷自知理亏，再不提娶亲之事，还准许地方上接班子，今晚就开锣哩！

扁食汤 哦？该死！卖油炸鬼的麻二嫂，怕我抢生意，骗得我啰啰转！回头，回头！（与汤边走边说）老嫂子，看来，如今国民政府坐了天下，张大爷也只好服软了。

满壶香 那当然！孙中山万岁爷讲的是三民主义，护着我们子民百姓！（远处传来观众喧哗及锣鼓声，望）哎呀，开场了！你看，都打八仙了！

〔内喊：“买扁食哟！”“泡茶哟！”

扁食汤
满壶香 来了！来了！（忙乱，分下）

〔幕启。庙台后台。筱桂英化妆贾氏已毕，对镜整装，长乐、细毛崽等各自或勾脸、或穿靴，忙成一片。

〔与此同时，通过录音效果，传来前台姐姪（娜嬛崽）的“解三醒”唱段：“为膏肓恢恢病倒，神农草药也枉劳。玲珑药儿天下少，感君恩着意相调，起死回生真奇妙，服下咽喉病自消。妆台照，青鸾明镜，倩形妖娆……”唱腔隐隐约约，时断时续。

〔饰纣王的天豹在前台笑：“哈哈！……”携娜嬛崽进后台。

娜嬛崽 （额角留血，捂住，哭）啊哼！……

罗天豹 （脱下髯口，跺脚）他娘的，捣鬼！

众 （纷纷围上）怎么了？

娜嬛崽 （哭着）官棚里打石头……

罗天豹 这碗戏饭不是人吃的呀！

上饶佬 （正在马门把场子，走过来），忍一忍，忍一忍吧！端人碗，归人管，有什么法子？（对娜）快去揩揩脸，不要失场！

娜嬛崽 （哭着）天哪！……（被众劝扶到一侧）

上饶佬 （招呼）黄妃出台，宫女，快！

〔锣鼓声起。宫女引饰黄妃者出马门，佬仍把场。〕

罗天豹 （对桂英）桂英，快轮到你唱了，你不是说……有点不舒服吗？

筱桂英 没有什么，放心吧。（突头晕，转脸欲吐）

罗天豹 怎么，吐了？发了胃病？

筱桂英 你不用管啦。（走自一边，又呕吐）

罗天豹 （拉住她手）怎么不用我管？要不要请郎中？

筱桂英 （羞）唉呀，你好不明白！

罗天豹 不是胃病？

筱桂英 （笑，低头，摇摇头）……

罗天豹 唉呀，真急死人！你就讲讲明白啰！

筱桂英 我……（悄声）有啦！

罗天豹 有……（顿悟）崽？

筱桂英 轻声点，傻瓜！

罗天豹 （喜得搔头，握其手，欲再说）桂英……

〔徐老板从后台一角上。〕

徐老板 上饶佬！

上饶佬 什么事？